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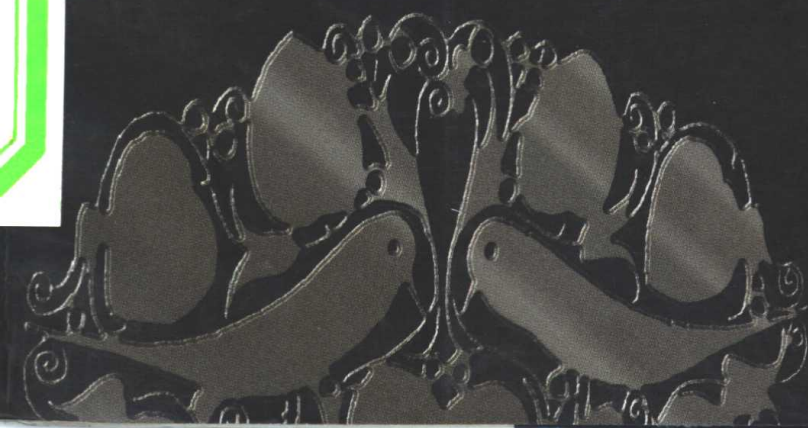
麦魁尔 著
韩阳红 译
昆仑出版社

Shijie
Zhuming
Zhexuejia
Xiaozhuan
CongShu

Fontana Modern Masters
FOUCAULT Merquior

世界著名哲学家小传丛书

福 科



世界著名
科学家
丛书

Shijie Zhuanming Zhexuejia Xiaochuan Congshu

World Famous Scientists
Famous Scientists Series

世界著名科学家丛书

福 科



世界著名哲学家小传丛书

福 科

J. G. 梅基奥尔 著

韩阳红 译

昆仑出版社

图字:军—1998—043 号

原文书名:Foucault
原文作者名:Merquior

Foucault;Fontana Modern Masters
Copyright ©1991 by J. G. Merquior
Chinese(Simplified Characters)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1999 by Kunlun Publishing House
(Kunlun Chu Ban Sh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Ltd., UK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科/J. G. 梅基奥尔著;韩阳红译. -北京:昆仑出版社,
1999. 3

(世界著名哲学家小传丛书)

ISBN 7-80040-388-2

I. 福… II. ①梅…②韩… III. 福科-哲学思想 IV. B565.59

昆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电话:62183683

北京朝阳区仰山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9年3月第1版 1999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5

字数:156千字 印数:1—5000

定价:11元(膜)

此书献给美丽的猎女阿塔兰特

作者简介

若泽·吉耶尔梅·梅基奥尔是一位职业大使和大学教师、学者和思想家,也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1941年生于里约热内卢,在巴西读法律和哲学,而后在欧洲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其主要著作有:《面纱与面具:论文化与意识形态》(The Veil and the Mask: Essays on Culture and Ideology, 1979),《卢梭与韦伯》(Rousseau and Weber, 1986),《从布拉格到巴黎: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思想批判》(From Prague to Paris: a critique of structuralist and poststructuralist thought, 1986)

致谢

在米歇尔·福科把哲学与历史融为一体的高度原创性的尝试中,他通过若干对西方历史的发人深省的分析,使哲学反思重新焕发了生命力。在评估其大胆的历史学—哲学的成果时,我考察了福科已出版的所有主要著作,其中包括未竟之作《性史》的尚未译为英文的最后几卷。我真诚地试图尽可能公允地倾听他的观点,但最后,我自己的评价则受到了罗伯特·维曼的提示,并不十分情愿地接受了他极为机智的说法:“把历史美学化的倾向”;同时,我也受到了另外的刺激:不止一种对后结构主义思想的总体方向的疑惧。在与约翰·霍尔(John A. Hall)、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吉塔·伊奥涅斯库(Guita Ionescu)、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和雷蒙德·鲍顿(Raymond Boudon)及其他人的交谈中,我的批评进路获益匪浅。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和妮科尔·埃夫拉尔(Nicole Evrard)慷慨地让我获得了尚未出版的《性史》二、三卷。海伦·弗雷泽(Helen Fraser)给予我巨大的帮助,去掉了初稿中许多笨拙的表达式。我的妻子希尔达(Hilda)对常常是惨不忍睹的手稿倍加呵护,我的女儿朱莉娅(Julia)以极大的热情编出了参考文献,而对参考文献的查找

和补遗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奥菲莉娅·维森廷尼(Ophelia Vesentini)和葆拉·托林诺(Paula Tourinho)的好意。卡明娜·弗尔南德斯(Carminha C. Fernandes)编辑了索引。至于弗兰克·克莫德(Frank Kermode),他是编辑里最负责的一位;如果说此书给我带来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我一直有权享有他的友谊。

JCM(J. G. 梅基奥尔)

1985年5月于伦敦

目 录

致 谢	(1)
第 一 章 关注现在的历史学家	(1)
第 二 章 大禁闭	(14)
第 三 章 人文科学的考古学	(32)
第 四 章 从世界的散文到人的消亡 ...	(43)
第 五 章 评估“考古学”	(60)
第 六 章 讽刺性的档案	(89)
第 七 章 绘制监狱社会的图景	(102)
第 八 章 福科的“权力观”:权力的 历史	(132)
第 九 章 肉体的政治与灵魂的技术:福科的性史	(147)

第 十 章 新无政府主义者的肖像

..... (174)

参考文献 (200)

人名索引 (222)

第一章 关注现在的历史学家

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弗洛伊德主义者，我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从来就不是一个结构主义者。

—— 米歇尔·福科

当米歇尔·福科因患脑瘤于1984年6月在巴黎病逝的时候，法国的《世界报》发表了著名历史学家同时也是福科的法兰西学院同事保罗·维尼撰写的一篇福科传略。维尼在这篇传略中宣称，福科的著作

是我们这个世纪最重要的思想成果。尽管许多人不会接受维尼的这一溢美之词,但是福科确实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

福科可能还算不上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但他无疑是萨特以来的法国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迄今为止,法国人的哲学思维方式与英语国家通行的哲学思维方式有很大的差异。一般说来,“标准的”英语国家的哲学在风格上是学院式的,在方法上则是分析式的。值得强调的是,一些欧洲大陆的哲学流派,特别是诞生于德语国家的一些哲学流派也具有同英语国家哲学一样的学院式风格(通常采取一种冗长的表达方式)。然而,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哲学流派并不同于罗素和维特根斯坦或者赖尔和奥斯汀的分析哲学,并不同于那些最具活力的英语国家的思想家如奎因的分析哲学。声名远扬的法国哲学走上了一条与英语国家哲学完全不同的道路。

现代法国哲学可以说是从亨利·柏格森那里起步的。生于1859年的柏格森,与现代德国哲学的开创者埃德蒙德·胡塞尔同岁。和胡塞尔一样,柏格森长期在学校任教。不同的是,他的著述在形式上愈来愈趋向于随笔式的风格,他的演讲深受社会各界的欢迎,他成了一个受公众崇拜的人物。他刚一去世(1941),让-保罗·萨特(1905—1980)这位更具文学风格的哲学领袖就开始显露头角。从40年代到60年代,萨特一直是法国思想界无可匹敌的一位超级明星(尽管也有许多争议)。就像柏格森那样,萨特把他杰出的文学天赋和自由奔放的理论分析技巧结合起来。福科从属的正是这种充满着哲学魔力的传统,而不是那种严密精确的传统。

如果认为20世纪的法国哲学都源自这种迷人的和散漫

的哲学思考,因此而把 20 世纪的法国哲学称之为“文学化的哲学”,无疑是不恰当的。在现代哲学文化中,我们还找不到一位完全是文学化的思想家。事实上,法国的文学化哲学是由多种风格混合起来的产物。它并不具有一种完全文学化的形式,如尼采所采取的那种形式。相反,它通常采用了一种沉稳踏实的探讨方式,如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1907),再就是萨特的《存在与虚无》(1943)和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1945)所采用的那种论述方式。可是在那些由分析哲学(或者由思辨晦涩的德国哲学)培养出来的哲学家们看来,法国哲学就是一种文学化的哲学。

福科的出发点似乎是同法国哲学出现的微妙变化联系在一起的。存在主义走向衰落之后(尤其是在萨特后期妄图把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之后),法国哲学好像就进入了一个思想疑惑的时期。在戴高乐统治的第五个共和国时期,在知识分子中间形成了一种超然物外的思想氛围,痛苦意识和介入意识的衰退造成了理论上的混乱局面。于是乎,法国哲学面临这样一个选择:或者是转向分析哲学(存在主义已经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那里成功地接过了德国哲学的主题),或者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设计出一个新的战略。最为杰出的年轻哲学家们作出了第二种选择。他们不是使哲学更加精密化,而是使哲学依靠在日益发达的“人文科学”之上(即语言学、结构人类学、年鉴学派的历史研究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之上),以及先锋派的艺术和文学之上。法国哲学通过汲取其他学科的最新理论成果而使自己得以重获新生。

米歇尔·福科和雅克·德里达是这些年轻哲学家们中间的佼佼者。德里达的“文字学”(后来被称之为“解构”)表明是

对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理论的彻底复活。福科关注的是历史，他那敏锐的眼光看到了过去不为人们注意的领域：社会对于癫狂的看法的变化，近代以来的医学发展史，生物学、语言学和经济学的概念基础。在对这些领域的探究过程中，福科很快就为自己赢得了声誉，他被看作是结构主义的四巨头之一（其他三个代表人物是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文学批评家罗兰·巴尔特和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结构主义是在存在主义哲学的衰亡中兴起的一种思想风尚。后来，他同德里达一道又被看作是“后结构主义”的领袖。从60年代后期开始，他就同巴黎文化界流行的结构主义保持着一种又爱又恨的关系。

福科是一位复杂的和难以捉摸的思想家。他在《词与物》的结束语中提出的“人的死亡”，或许是他最为著名的一个观点了。他所开创的认知结构的“考古学”，使他从60年代中期就成为了众人瞩目的中心。他那一贯反人道主义的冷静姿态并没有阻碍他对加尼福利亚这样一个反文化天堂的偏爱，也没有阻碍他像赫伯特·马尔库塞那样充满激情地对西方理性展开浪漫主义的批判。在所有结构主义代表人物中间，只有他对1968年“五月风暴”的精神持完全认同的态度。这位温文尔雅的教授激怒了奉他为名流的巴黎当局，因为他明确宣称囚犯的首要任务就是设法越狱，他不顾所有左派的虔诚反对而去支持霍梅尼的革命举动。他的行为是非常激进的，就像他的著作那样是难于用结构主义来界定的。他是如此的特立独行——正如卷首的引语中所表明的那样——而拒绝别人给他贴上的结构主义标签。

这本书是对福科思想的一种尝试性评论。本书不仅要全

面评介福科的主要著作,而且还要涉及到许多有关福科的论述。与此同时,本书还将试图说明福科思想的转折和变化。一直到他最后的几年著作——最后的多卷本的《性史》(1976—1984)——福科的思想始终在变化。最后,本书将对福科的基本立场作出一些试探性的描述,这就是他极力使后结构主义远离以文本为中心的“解构”活动,而将其奠定在伦理和政治的基础之上。

福科出生在普瓦蒂埃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当医生的父亲把他送到一所天主教中学就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福科成为了巴黎亨利四世中学的寄宿生,以准备参加法国高等师范学校的入学考试。在这个学校以及后来在索尔邦大学,福科得到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翻译者和解释者让·依波利特的指导,也得到了科学史教授乔治·康吉扬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路易·阿尔都塞的指导。福科23岁时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并且获得了哲学学位证书。同年他加入了法国共产党,第二年他就退出了。出于对哲学的不满,福科转向了精神病学(他曾接受过正规的心理学教育)。在精神病学研究领域,福科发表了他的第一本著作《精神病与心理学》(1954)。他在瑞典厄普萨拉大学法语系任教四年,随后他又被任命为华沙和汉堡的法语研究所的所长。在汉堡的任职期间,他完成了他长期以来的精神病史研究,并由此而获得了法国国家博士学位。

1960年,他担任了克莱蒙—菲兰德大学的哲学系主任。一直到1966年,随着他的著作《词与物》得到伽里玛出版社的权威认可而出版,他才回到了巴黎。《词与物》可以说是结构主义全盛时期诞生的一部代表作。在60年代后期,福科到文森

实验大学任哲学教授。1970年,他获得了法兰西学院思想体系史的教授席位(这个席位曾经由依波利特担任过)。他以思想体系史教授的身份不断地进行巡回演讲,并且展现出了他身上的顽强战斗精神:他主编了一份左派刊物《解放》周刊,他创立了监狱报道小组来推动监狱的改革,他站出来为同性恋者的权利斗争大声疾呼。在无数次的记者采访中,他证明了自己是所有结构主义代表人物中最直率的一位论战者,他对萨特这样的思想大师和德里达这样的年轻挑战者进行了有力的反驳和批评。

福科对自己的哲学是如何描述的呢?有一次为了回答萨特的批评,福科提出结构主义对于旁观者和外人来说,才是作为一个类别而存在的。^①当然,他的意思是说,在60年代主宰法国思想界的“四巨头”(如果再算上信奉马克思的结构主义代表人物路易·阿尔都塞就是“五巨头”)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团体。在他认可出版的他的结构主义代表作《事物的秩序》的英文版序言中(1970),福科明确表示,虽然有一些愚蠢的法国评论家把他看作是一个结构主义者,但是他根本没有使用过任何带有结构分析特征的方法、概念或基本的术语。

当然,福科对结构主义还是有一个比较肯定的解说。在《事物的秩序》一书中,他称结构主义是“对现代知识的不断追向”。70年代以来,他经常说他的目标是撰写“现在的历史。”^②

① 见《文学工作者半月刊》对福科的采访,第46页(1968年3月1日)。

② 参见福科,1970,《参见后面的参考文献中的详细内容——译者》第6章,第7节最后;福科,1977,第30—31页。他在伯纳德·亨利·列维的采访中使用了“关注现在的历史学家”一词。(《新观察家》,第644页,1977年3月,英译见《目标》(Telos),第32页,1977年夏)。

从《癫狂与文明》到《性欲史》这部没有完成的多卷本著作,福科从 60 年代以来发表的所有著作都是为了寻找现代文化活动的思想基础,并且把现代文化活动置于历史的背景之下。

福科作为一个思想家去逝的时候,还正当中年。他生于 1926 年,与诺姆·乔姆斯基(生于 1928 年)、莱斯泽克·柯拉克夫斯基(生于 1927 年)、希拉里·普特南(生于 1926 年)以及恩斯特·盖尔纳(生于 1925 年)同属一代人。他比约翰·罗尔斯(生于 1921 年)或托马斯·库恩(生于 1922 年)年轻一些,又比尤根·哈贝马斯(生于 1929 年)或雅克·德里达(生于 1930 年)年长一些,当然比索尔·克里普克(生于 1940 年)就更年长一些。福科这一代思想家构成了当代思想中一个公认的多姿多彩的群体,正是他们自 60 年代中期和 70 年代早期开始,从许多不同的领域改变了当代哲学的景观,并且向 1900 年至 1910 年间出生的波普尔、伽达默尔和奎因这样一批现代思想(主要是人文思想)的塑造者提出了挑战。在一般公众的心目中,这些年轻的思想家们至少有一半已经成为了知名人物。在他们中间,福科又是仅次于乔姆斯基(乔姆斯基并不是一个哲学家)的一位名声大震的思想家。这是为什么呢?

福科的影响主要在于他所探讨的问题。他关于权力的话语和话语的权力的论述,对于那些思想观念日趋激进的知识分子及其人文科学界来说,对于那些厌倦了传统的左翼革命学说的人来说,不是就很有吸引力吗?在福科的基本读者群中间,有一些是在学生造反运动衰退之后还继续存在的知识分子宗派的领袖。米歇尔·福科是一位有着不同寻常的学识的